

喇嘛洞墓地出土铜人面饰的再考察

郭 明 王 爽

喇嘛洞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四家板村喇嘛洞村民组，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三燕文化墓地，发掘清理墓葬数百座，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器、金银饰品和马具等，本文所要研究的铜人面饰也发现于此墓地。

铜人面饰造型整体较为狭长，多有鎏金，可见人面的眼、鼻、口等主要特征，在造型上与后世常见的金属覆面较为相似，仅尺寸上略有差异。喇嘛洞墓地出土了数十件铜人面饰，部分材料已发表。根据墓葬规模的差异，发掘者将喇嘛洞墓地的墓葬分为大、中、小三型，从已发表的材料来看，出土铜人面饰的 I M5、I M17皆属于大型墓葬^[1]。由于铜人面饰并非墓地中最为常见的器物，而迄今为止辽西地区发现的年代较早或相近的墓葬中并未发现此类遗物，受考古发现及信息发表的限制，少见对于此类器物的专门研究，但对于其功能、作用等的探讨却已为学者所关注。

发掘者根据其出土时多位于墓葬底部靠近侧棺板位置的特征，提出其可能钉在棺的侧壁板上使用^[2]。虽然在尺寸上与后世流行的覆面有所差异，但在整体特征上较为相似，有学者提出可对其与覆面的渊源关系进行讨论^[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合作进行三燕文化研究期间，根据观察到的材料，黑崎直^[4]对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铜人面饰的分类、用途及意义进行了研究。根据五官、发式及髭须的表现特征将铜人面饰分为4类，并根据不同类别铜人面饰的共存关系提出这4种造型略有差异的铜人面饰可能与其墓主所属的家族特征有关，即墓主应是喇嘛洞墓地可能存在的4个家族的族长或家长；并根据铜人面饰内壁残存的丝织物痕迹及其出土位置提出其可能是用以固定装殓时覆盖于死者头腹部的盖布，通过此类器物将盖布的两端固定于侧棺板上，保证盖布可以不直接与死者身体相接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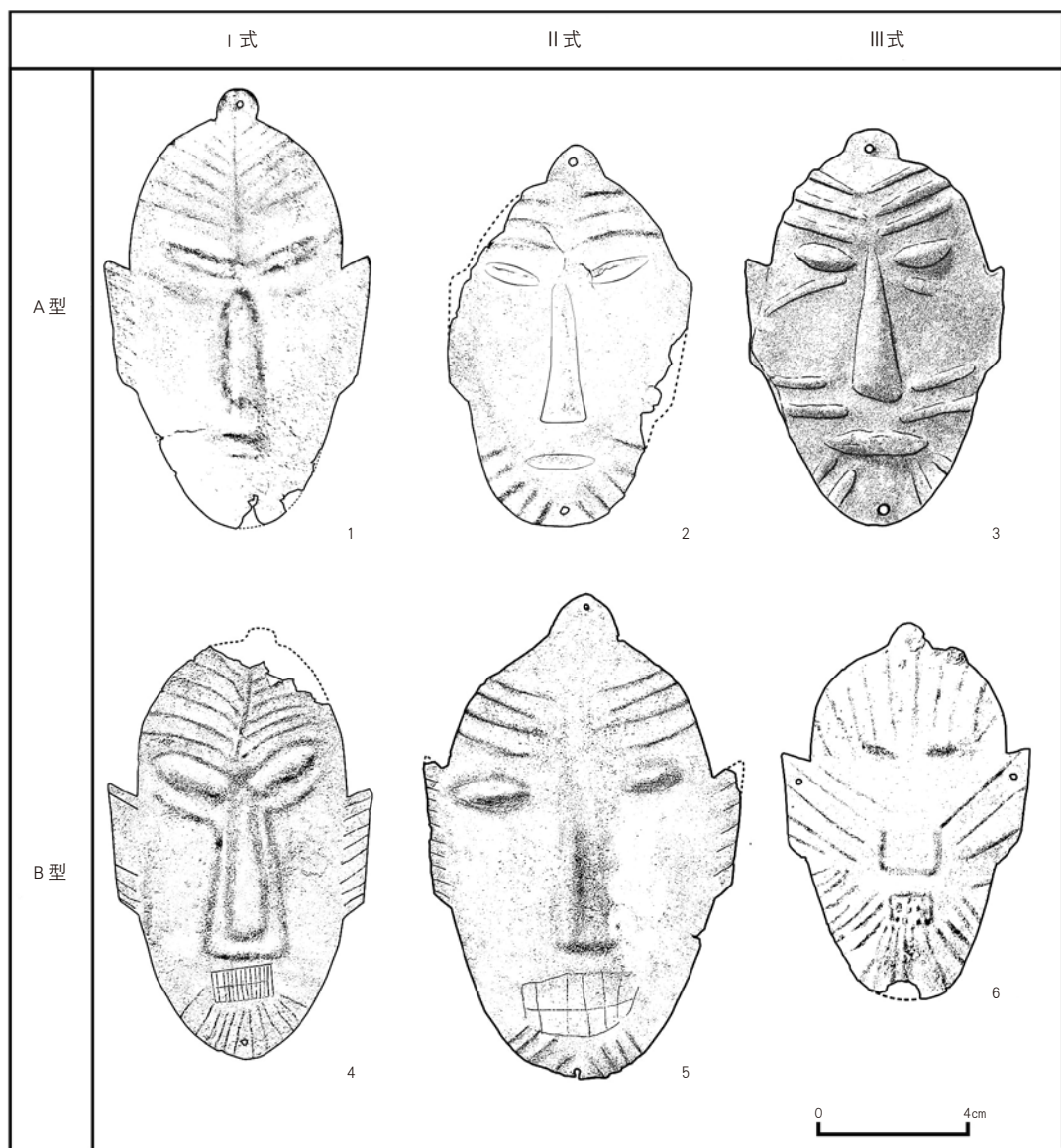
由于出土铜人面饰的墓葬相对较少，且目前仅见于喇嘛洞墓地，对于此类器物的造型特征来源、功能等的分析都受到了明显的局限。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可以有机会对这批器物进行深入的观察，在此试图通过对铜人面饰进行类型学分析，结合其他地点发现的较为相似的器物的比较研究，对铜人面饰的造型来源、用途等进行初步的探讨，以为抛砖之作就教方家。

1. 类型学分析

喇嘛洞墓地出土铜人面饰造型简单，皆为较薄铜片剪成的较为狭长的人面造型，从整体

造型上来看都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顶端外凸的半圆形突起，左右两侧凸出的尖角四边形以及中部模具压出外凸的眼、鼻及口部造型。由于制作工具及制作时间的不同，细部特征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除口、鼻、眼的具体造型的差异外，在眼部以上、面颊及下颚部分用以表示毛发的凸棱的分布情况也有不同，造型相近的器物在尺寸方面也较为接近。根据器物特征的差异可以将铜人面饰分为两组。

甲组器物造型较为规整，面部狭长，上端保留明显的半圆形突起，眼、鼻突出，面部特征清晰完整；乙组器物则有明显变形，耳部特征较为夸张，器表纹饰也较为模糊。



图一 喇嘛洞墓地出土铜人面饰形制演变示意图

1. IM17:22-3 2. IM16:12-1 3. IM10:37-1 4. IM5:7-1 5. IM6:10 6. IM17:22-10

其中甲组器物数量相对较多,根据口部造型及器表纹饰特征的差异可以分为两型(图一)。

A型 口部紧闭,为模具从背面锤出口部的造型,不见牙齿。根据器表装饰特征的差异可以分为三式:

I式,眼部上侧凸棱以中部凸棱为中心左右对称,耳上可见斜向小凸棱,顶部半圆形突起下端及下颌部分可见钉孔,见于I M17:22-3;

II式,眼部上侧凸棱分左右横向对称排列,不见中部凸棱但分界明显,耳部凸棱不见或不明显,口部以下下颚部分可见以口部为中心放射状排列的小凸棱,顶部半圆形突起下端及下颌部分可见钉孔,见于I M16:12-1;

III式,整体特征与II式较为相近,眼部上侧凸棱部分左右对称排列,不见中部凸棱,除下颌部分凸棱外,口鼻之间两颊上对称排列两组横向凸棱,耳部不见凸棱,钉孔位于顶部半圆形突起的下端及下颌部分,见I M10:37-1;

根据器表纹饰特征的变化可以初步推测可能存在着从中缝明显到逐渐消失,面部装饰逐渐增多的变化过程。

B型 口部可见明显的牙齿的特征,却不见明确的唇线,根据口部具体特征及面部毛发特征的差异也可以分为三式:

I式,口部为长方形框,内填长横线及多组短竖线用以表示牙齿,眼部上侧可见以中部凸棱为中心左右对称排列的横向凸棱,口部位置下侧下颌部分可见以口部为中心放射状排列的短凸棱,耳部装饰斜向短凸棱,见I M5:7-1;



图二 喇嘛洞墓地出土乙组铜人面

Ⅱ式，整体造型与Ⅰ式相同，仅眼部以上凸棱装饰中不见中部凸棱，见 I M6：10；

Ⅲ式，口部采用方形框内填圆点标示，除口、鼻、口外置之外，器表遍布短凸棱，眼部以上凸棱以眼部为中心放射状排列，面颊、下颌等部分的凸棱则以口、鼻为中心呈放射状排列，见 I M17：22-10，除顶端半圆形突起下侧及下颌部分的钻孔之外，部分器物在两耳中部也可见小孔。

从器物特征来看，B型存在着与A型较为相似的变化，即存在中缝特征逐渐消失，面部装饰逐渐增多的变化过程。

乙组铜人面饰根据造型特征的差异也可以分为两型(图二)。

A型 上端圆弧，不见顶部圆凸，双耳尖突明显，器表纹饰不明晰，仅隐约可见眼、鼻、口的形制，不见器表有凸棱等其他装饰，孔4个，分别在头顶部、下颌及两耳上，见 I M5：41-1。

B型 则保留了较为突出的顶部圆凸和双耳外凸的造型，但器表纹饰模糊，口部为两组外凸短凸棱，见 I M25：10-1。

整体而言，乙组铜人面饰变形较为明显，从器物的逻辑变化上来说，其造型过于简略而渐趋缺乏明确的面部特征要素，根据器物从具象到抽象的逻辑变化过程，推测其可能属于较晚出现的遗物。

喇嘛洞墓地墓葬排列规整，少见叠压打破关系，地层关系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器物形制演变的信息，由于喇嘛洞墓地中仅有8座墓葬中出土了铜人面饰，对不同造型的铜人面饰的共存关系的统计(表一)没有发现明显的规律，即器物的共存关系无法为器物特征的演变提供时间上的验证，但装饰特征的差异及渐变性表明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装饰特征各异的铜人面饰可能在制作时间上存在差异，即此类器物造型在逻辑上的存在演变关系。

两种制作特征略有差异的铜人面饰在装饰特征方面的一致变化表明喇嘛洞墓地中发现的装饰特征略有变化的铜人面饰可能存在着制作时间上的差异。

表一 喇嘛洞墓地出土铜人面饰共存关系统计表

	I M17	I M5	I M10	I M3	I M16	I M9	I M6	I M25	合计
甲 A I	1		1	1					3
甲 A II					7				7
甲 A III			1		7	1			9
甲 B I		1	11						12
甲 B II							14		14
甲 B III	14	11							25
乙 A		8							8
乙 B								9	9
不详			1	3					4
合计	15	20	14	4	14	1	14	9	91

2. 造型特征及来源

铜人面饰虽然基本采用了人面的特征，其中眼、鼻、口、耳的特征较为明显而容易确认，器表装饰多采用短凸棱，因其分布位置的不同可以认为其可能代表面部的主要毛发特征。而顶部的半圆形突起应是与发式有关的特征，所表示的应为发髻部分，而器物上侧眼部以上部分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之处。上文分析已经发现了铜人面饰眼部以上特征存在的差异及可能的变化，我们分别从处于演变序列两端的B I和B III的特征入手加以讨论。以人的正面像来看，眼部以上发式以下部分应为上额部分，其上装饰线可能表示皱纹，但B I在眼部以上的装饰部分存在明显的中部纵向凸棱，凸棱接于人面饰的顶部边缘，其分布则与头顶发式更为接近；B III式则显示为以眼部为中心呈放射状排列的凸棱，其特征则与上额部皱纹的特征相差更远。即从整体特征上来看，眼部以上的纹饰特征所反映的皆为头顶发式的特征。而其造型则更近似为人面部正视图与头顶俯视图在一件器物上的整合。

目前辽西地区仅在喇嘛洞墓地中发现了铜人面饰，同地区未在年代更早的鲜卑墓中发现铜人面饰，所以我们只能在更远的范围内寻找与其具有相似特征的遗物。以人面为装饰特征的器物在高句丽城址中频频发现，最为常见者为车害上的装饰，造型较为立体，顶端为椎状突起，面部特征清晰。而高句丽为夫余人所建立的王国，在高句丽城址中出现的此种人面形装饰也可能来源于夫余。

目前确属夫余的墓葬群中没有发现人面饰器物出土，但在吉林省相近器物的发现则为我们讨论此类器物的造型来源和功能等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目前吉林省发现的此类器物共3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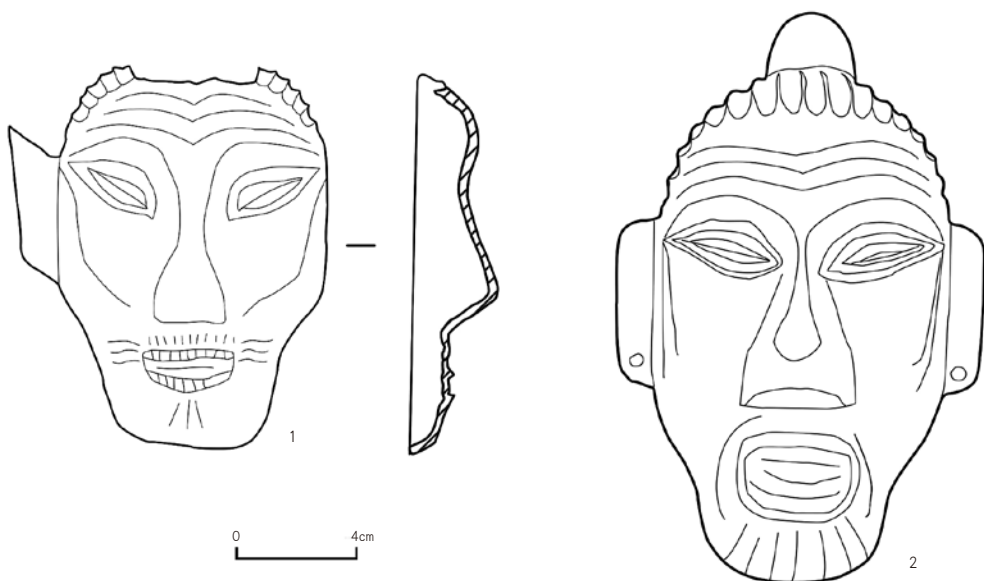
一件为李文信先生在吉林帽儿山调查^[5]中发现，与喇嘛洞墓地出土者在基本造型特征上较为一致：面部狭长，顶端椎髻及左耳残失，可见额顶梳发特征，上额较宽，其上可见线纹标示的皱纹，眼部狭长，鼻子外凸，面颊中部略内收，口部长方形，内里以方格纹表示牙齿，口部上下皆可见髭须，耳部略向上尖突，内侧有环鼻，可系绳索，长13.8、宽9.3厘米(图三，1)。

一件为东团山调查^[6]发现，造型与李文信发现者极为相似，顶部残失，背面眉眼之际有环形穿鼻。

一件为旅顺博物馆收藏品^[7]，传吉林高丽城出土，整体面部特征与前两件较为相似，顶部椎髻保存完好，耳部长圆，耳垂部有圆孔，未见尖状突起，长18、宽11.45厘米(图三，2)。

从造型上来看，吉林省发现的这3件器物在造型上更为相近，研究者推测其可能为夫余遗存。

喇嘛洞出土者与此三者有着较为相似的特征：皆采用椎髻、多尖耳，口部可见髭须及以



图三 吉林地区调查发现的铜人面
1. 吉林帽儿山 2. 吉林高丽城

方格纹标示牙齿，在尺寸上也较为相似，约为人面的二分之一左右。

但从细部特征来看，两地发现的遗物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吉林发现的3件器物皆为较为标准的人面正视图，而喇嘛洞墓地出土者则略有差异，虽然整体特征也接近人面正视图特征，但可见明显的头顶发式特征，而不见额部特征，从造型上更像是正视和俯视特征的组合。

喇嘛洞墓地出土者在椎髻和下颌部分皆可见钉孔，而吉林省发现的3件器物则不见钉孔痕迹，且器形也相对厚重。帽儿山发现者在人面饰的背侧有弧形穿扣，这表明两地发现的类似遗物在使用方式上应当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造型特征的变化上来看，吉林出土的几件器物与人面部形态完全吻合，而喇嘛洞出土者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结合前文所确定的铜人面饰的逻辑演变关系，吉林省出土者可能年代略早。

田立坤先生曾指出喇嘛洞墓地主体的人群应为被慕容鲜卑掠到当地的夫余人^[8]。墓地出土的铜人面饰似乎也可以从夫余遗存中找到线索，即喇嘛洞遗址出土的铜人面饰可能是受到了来自夫余的影响。但由于二者在造型及使用方式上的差异，并不排除二者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异或者并非直接交流而形成的产物。

3. 功能及使用方式

铜人面饰在造型上与辽代流行的覆面较为相似，皆保留了较为清晰的眼目等特征，但在尺寸上存在明显的差异，铜人面饰长度多为10厘米左右，且在墓葬中多为多件同时发现，其



图四 喇嘛洞墓地出土铜覆面与辽代覆面对比图

1. 喇嘛洞墓地 I M5 2. 小喇嘛沟辽墓像 M1

造型意义可能相差甚远。

喇嘛洞墓地M5中与铜人面饰共出的铜面具，在造型、制作方式和面部特征等方面(图四)皆与辽代墓葬中出土的铜覆面更为相近，器物边缘皆可见等距钻孔，可能二者在功能和用途上存在一定的承继关系。

从器物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来看，虽然铜人面采用人面的造型，但在使用过程中与人的面部并没有明显的关联，不能将其作为后世流行的覆面的前身。

通过前文对铜人面饰的分析可知，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铜人面饰并非作为面具或者面部饰品使用。但在器物边缘保留的钻孔可能与使用方式有关。从部分器物内壁保留的编织物印痕则表明这类器物应在编织物上使用，即这类器物是缝制在编织物上使用的。

前文分析表明，铜人面饰在器表装饰特征上存在变化，而从遗物的共存关系上来看，出于不同逻辑序列点上的铜人面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存，即同一墓葬中既可以发现造型较早的器物，也可以发现造型较晚的器物，从数量上来看，造型特征较早的器物数量相对较少，这也符合器物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损毁而渐趋更替的特征，即同一墓葬内造型的差异是由于不同时期的制作增补造成的。这表明铜人面饰并非作为随葬明器而专门制作的，而可能作为生活中使用的器具在墓主人死后作为随葬品使用的。

虽然出土铜人面饰90余件，但皆集中出土于东区的几座墓葬之中，且只见于规模较大的墓葬，这表明随葬铜人面饰的墓主可能具有较为特殊的身份或者地位。

这类器物出土位置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其功能的判断。在同时期的



图五 I M5出土鹿形饰



图六 铜鹿形饰出土位置

遗存中并没有发现类似的遗存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其使用方式，但民族学调查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可兹比较的信息。

研究表明，萨满教曾是北方民族中较为广泛流行的原始宗教，现代的萨满仍保持了在衣物上缝制各类金属物品的习俗，虽然未曾在其使用物品中发现铜人面饰，但在其“神衣”上缝制的铜镜，位置与铜人面饰在人体附近的位置相当，推测铜人面饰的使用可能与此相似。“神衣”上的配饰的多少受萨满品级的影响^[9]，不同墓葬中出土铜人面饰的数量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表明二者也具有相似特征。与铜人面饰共出的铜或铜鍍金的鹿形饰也显示出较为相近的特征，鹿形饰在墓葬中出土的位置多靠近墓主身体部分，而远离其他随葬品，这类较为特殊的器物表明，其可能为特殊人群所有。在喇嘛洞墓地中出土此类器物的墓主，可能为该群体中的“神职”人员(图五、六)。

“萨满”一词源自通古斯语系，有知晓、通晓的意思，专门研究萨满的学者认为萨满即是氏族中的智者。文献中关于萨满的明确记载见于南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其中提到“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10]。虽然笔者没有发现这一时期有关此类特殊人群的记载，但在稍晚时候的新唐书中则提到了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种名为“甘”的巫者，“祠神惟主水草，祭无时，呼巫为甘”^[11]，根据学者的研究此“甘”(Qam)在突厥语中的含义应为“萨满”即巫^[12]。虽然我们没有在墓葬同时期的文献中发现关于此类特殊人群的记载，但在稍晚的文献中所提到的“珊蛮”与后期的“萨满”应属同一类人，现代的萨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其原始形态的特征。

喇嘛洞墓地中出土的铜人面和铜鹿形饰等器物与后代萨满的饰物相近，其功能可能也较为相似，由此可以推测，喇嘛洞墓地中的随葬铜人面饰的墓主可能为族群中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

4. 小结

本文通过对铜人面饰的类型学分析，结合其出土情况及临近地区出土的同类遗存的分析，可以初步获得如下认识：

- ① 铜人面饰可能并不是简单的随葬明器，虽然造型较为简单，但应为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实际功能，且为所有者经常使用的器物，在器物损毁之后需要随时予以补充；
- ② 铜人面饰的功能与后世流行的覆面并不相同；
- ③ 喇嘛洞墓地中发现的铜人面饰的造型可能是受到了来自东部地区夫余文化的影响，这也将为探讨喇嘛洞墓地人群的组成提供线索；
- ④ 采用铜人面饰随葬的墓主应是具有某种特殊的身份或地位的人群，可能为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

由于发现材料的限制，笔者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不足之处，请多指正。

附记：本文为中日合作“辽西地区东晋十六国时期都城文化研究”项目的仓促之作，文章构思及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新全、万雄飞研究员的指导和帮助，同事万欣、王宇提供了喇嘛洞出土铜人面饰的线图、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燕文物精粹》，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

[2] 同注[1]

[3] 田立坤：《朝阳发现的三燕文化遗物及相关问题》，《文物》，1994年第11期。

[4] 黑崎直：《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鎏金铜人面饰考》，《东北亚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2006年。

[5] 李文信：《吉林龙潭山遗迹报告》，《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订本)》，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

[6] 马德谦：《谈谈吉林龙潭山、东团山一带的汉代遗物》，《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7] 刘立丽：《旅顺博物馆藏辽代面罩的分类与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8] 田立坤：《朝阳发现的三燕文化遗物及相关问题》，《文物》，1994年第11期。

[9] 吕大吉：《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2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9月。

[10]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1] 《新唐书·回鹘传》黠戛斯条。

[12] 孟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喇嘛洞墓地出土人面飾金具の再考察

郭 明 王 爽

喇嘛洞墓地は遼寧省北票市四家板村喇嘛洞村民組に位置し、現在までに発見された三燕文化の墓地のなかでは最大規模の遺跡である。発掘調査された墓葬は数百基を超え、相当数の陶器、金銀装飾品、馬具などが出土した。本稿で検討する人面飾金具も当墓地から発見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人面飾金具は全体的にやや狭長で、多くは鍍金が施され、眼・鼻・口など人面の主要な特徴が認められる。形態上は後世によくみられる金属製の仮面に比較的類似するが、大きさがやや異なる。喇嘛洞墓地からは数10点の人面飾金具が出土し、その一部については既に報告されている。発掘担当者は、喇嘛洞墓地の墓葬をその規模によって大中小の三型に分類している。すでに公表された資料によると、人面飾金具が出土したIM5とIM17はともに大型墓葬に属する⁽¹⁾。このことから、人面飾金具は当墓地において普遍的な遺物では決していないことがわかる。また、現在のところ、遼西地区で発見された古い時期の墓葬、もしくは同時期の墓葬からの出土例はない。考古学的な発見や情報公表の制限のため、この種の遺物に対する専門的な研究は少ないが、その用途・機能などの解明は研究者の注目するところである。

発掘担当者は、出土位置が墓葬底部の木棺側板近くという特徴から、人面飾金具は棺の側板上に釘で打ちつけて使用された可能性を指摘している⁽²⁾。また、後世に流行した仮面と大きさは異なるものの、全体的な特徴は比較的類似することから、人面飾金具と仮面との淵源関係に関する検討もなされている⁽³⁾。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と奈良文化財研究所による三燕文化の共同研究において、黒崎直⁽⁴⁾は喇嘛洞墓地出土人面飾金具の分類と、用途および意義について検討をおこなった。黒崎は、五官や髪型、髭の表現にみる特徴により、人面飾金具を4種に分類した。さらに、4種の人面飾金具とそれが出土する墓葬との対応関係にもとづき、これら各型式の違いは、人面飾金具がその墓主が属する家族の特徴と関連する可能性を指摘した。すなわち、墓主は喇嘛洞墓地に存在した4家族の族長もしくは家長であったと想定した。また、人面飾金具裏面に残存する絹織物の痕跡とその出土位置から、納棺時に死者を覆った布を固定するためにそれが使用された可能性を指摘した。人面飾金具を用いて掛け布の両端を木棺側板上に固定することで、掛け布が死者の体に直接触れないように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人面飾金具の出土例は相対的に少なく、現在のところ喇嘛洞墓地からのみの発見である

ため、これらの形態的な起源や機能などに対する検討は資料数のうえで規制を受ける。仕事の関係上、筆者はこれらを仔細に観察する機会を有することから、本稿では人面飾金具の型式学的分析をおこなったうえで、他地域における類似資料との比較検討をおこなうことで、人面飾金具の源流や用途などに関する基礎的な検討を試みる。拙文をなして大方のご教示を仰ぐ次第である。

1. 型式学的分析

喇嘛洞墓地から出土した人面飾金具の造形は簡素で、いずれも薄い銅片を切断し、やや幅狭で面長の人面形を呈する。全体的な形態をみると、いずれもつぎに挙げる諸特徴を有する。まず、頂部外面には上方へ向かって突出した半円形の突起がある。左右両側には一辺が鋭角をなす長方形の突起があり、そして中央には型で押し出した凸状の眼・鼻・口の造形がある。製作工具や時期が異なるため、細部に差異が認められる。口・鼻・眼の形状に違いがあるほか、眼より上の部分や、頬、下顎部分に毛髪をあらわす突線の範囲にも違いがみられる。形態的に類似する遺物は、大きさも比較的近い。その特徴により、人面飾金具は2組に大別できる。

甲組は、面部は幅狭で長く、頂部には半円形の突起を明確に作り出す。眼・鼻は突出し、人面の表現は明瞭かつ整っている。いっぽう、乙組のものは明らかに変形しており、耳の特徴はやや誇張され、表面の文様装飾も不明瞭である。

これらのうち、資料の多い甲組をみると、口の形状および表面の文様装飾の特徴から次の二型に分けられる(図一)。

A型 口をきつく閉じ、裏面から型で押し出して口を形づくり、歯は認められない。表面装飾の特徴から3つに分けられる。

I式 眼の上の突線は中央の突線を中心に左右対称をなす。耳には斜方向に短い突線がみられる。頂部の半円形突起の下端および下顎部分には釘孔がみられる。このような特徴はI M10: 37-2、I M17: 22-3に確認できる。

II式 眼の上の突線は横方向に左右に分かれて配される。中央に突線はないものの、左右対称をなす。耳の突線は認められない、もしくは明瞭ではない。下顎部分には口を中心として放射状にのびる短い突線がみられる。頂部の半円形の突起下端および下顎部分に釘孔がある。I M16: 12-1が該当する。

III式 II式と全体的な特徴が類似する。眼の上の突線は左右対称に配され、中央に突線は認められない。下顎部分の突線のほか、口と鼻の間の両頬上に、対称に配された二組の横向きの突線がある。耳に突線はみられない。釘孔は頂部の半円形の突起下端および下顎部分に位置する。このような特徴はI M16: 12-8、I M10: 37-1に確認できる。

表面の文様装飾から、中央の境界は明確なものから次第に消失し、面部の装飾は次第に増加するという変遷が推測できる。

B型 口に歯の表現が明確に認められるが、口唇線はむしろ曖昧である。口と面部の毛髪の特徴によって3つに分けられる。

I式 口は長方形の枠状をなす。内部を横線と短い縦線を組み合わせて充填し、歯を表現する。眼の上には、中央の突線を中心として横方向にのびる突線が左右対称に配される。下顎部分には、口を中心として放射状にのびる短い突線がある。耳は斜方向の短い突線で装飾する。このような特徴はIM10:37-4、IM5:7-1にみられる。

II式 全体的な形態はI式と同様であるが、眼の上の突線装飾に中央の突線が認められない。IM6:10が該当する。

III式 口は方形の枠内を円点で充填する。表面には口・鼻・口外側を除き、短い突線が全体的に広がる。眼上の突線は、眼部から放射状に配される。頬や下顎などの部分は、口と鼻を中心として突線が放射状に配される。このような特徴はIM17:22-10にみられる。頂部の半円形突起の下側および下顎部分に孔を穿つほか、両耳の中央にも小孔が認められるものもある。

以上の特徴から、B型はA型と同様に、中央の境界が次第に消失し、面部の装飾が次第に増加するという変遷がみてとれる。

乙組の人面飾金具は、形態の特徴からやはり2つに分類できる(図二)。

A型 上端が円弧を描き、頂部に丸い突起はみられない。両耳は鋭く尖り、上方へ突出する。表面の文様装飾は不明瞭で、眼・鼻・口の形がかすかに認められるのみである。表面には突線など、その他の装飾は認められない。孔は4つあり、頭頂部、下顎、両耳上に穿たれる。IM5:41-1が該当する。

B型 頂部の円形の突起および両耳が外側に突出する形状をわずかにとどめる。ただし、表面の文様装飾は不明瞭である。口は2つの外線と短線の突線の組み合わせからなる。IM25:10-1が該当する。

以上をまとめると、乙組の人面飾金具の変形は明らかである。器物の論理的变化からいえば、その造形は次第に簡略なものとなり、明確な面部の特徴をなす要素が乏しくなっていく。具象から抽象に向かうという器物の形態変化にもとづき、乙組は甲組よりもやや後出する可能性が考えられる。

喇嘛洞墓地の墓葬配列は整然としており、重複・破壊関係もほとんどなく、層位から遺物の形態変化を検討するのは難しい。また、喇嘛洞墓地中、人面飾金具が出土したのはわずかに8基の墓葬であるため、各型式の墓葬間の共存関係(表1)に明確な規則性は見出せない。つまり、遺物の形態変化について、その共存関係から時間的検証をおこなうこと

はできないのである。しかし、各型式にみられる装飾の差異や漸移性は、喇嘛洞墓地から出土した人面飾金具に製作時期の違いがあること、すなわちこれらは時間的に前後関係に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また、製作上の特徴にわずかな違いがある人面飾金具が、装飾においては一致した変化をみせることも、両者の製作時期の違いを示す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表 1 喇嘛洞墓地出土人面飾金具の共存関係統計表

	I M17	I M5	I M10	I M3	I M16	I M9	I M6	I M25	合計
甲A I	1		1	1					3
甲A II					7				7
甲A III			1		7	1			9
甲B I		1	11						12
甲B II							14		14
甲B III	14	11							25
乙A		8							8
乙B								9	9
不明			1	3					4
合計	15	20	14	4	14	1	14	9	91

2. 形態的特徴および起源

人面飾金具は基本的に人面の特徴を有しているが、そのうち眼・鼻・口・耳といった特徴は比較的明確で、容易に確認できる。また、表面装飾には短い突線を多用し、その突線が施される位置の違いから、面部の主要な毛髪の特徴をあらわ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さらに、頂部の半円形の突起は髪型に関連する特徴と考えられ、髻をあらわしているとみられる。ただ、遺物の上側、眼より上の部分についてはさらなる検討が必要である。先述した分析により、各型式間の違いと、そこに想定される変化を明らかにしたが、変遷の両端に位置するB I 式とB III 式について、さらに検討してみたい。人の正面観からすると、眼部以上、髪型以下の部分はおそらく額に相当し、当該部分の装飾線は皺文をあらわ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しかしB I 式では、眼より上の装飾部分において、中央にはっきりと縦方向の突線がみられ、突線は人面飾金具の頂部辺縁に接し、その範囲は頭頂の髪型にまで伸びる。B III 式では、眼部を中心として放射状に配された突線が認められ、両者の額の皺文は大きく異なる。全体的な特徴からすると、眼より上に施された文様装飾の特徴はいずれも頭頂部の髪型の特徴を反映しているといえる。しかもその形状は、ひとつの器物上に人面の正面観と頭頂部の俯瞰視を調整して組み合わせたものにより近いといえる。

現在、遼西地区では喇嘛洞墓地においてのみ人面飾金具が出土している。未だ同地区の先行する墓葬である鮮卑墓からの出土はないため、範囲を広げて類例を探すほかない。人

面をもって装飾となす特徴を有する器物は、高句麗城跡においてしばしばみられ、もっともよくみられるのは車馬具の装飾である。これらはやや立体的な形態で、頂端は槌状に突起し、面部の特徴は明瞭である。高句麗は夫余人が建てた王国であることから、高句麗城跡から出土するこの種の人面装飾も、その起源は夫余に求められる可能性がある。

現在のところ、夫余に属することが明らかな墓葬群のなかで人面飾金具の出土は確認されていないが、吉林省において類似する遺物が出土しており、この種の遺物の起源や機能などを検討するうえで大変参考となる。

これまで、吉林省からは類似する遺物が3点出土している。

1点目は、李文信が吉林帽兒山の調査⁽⁵⁾中に発見したもので、基本的な形態上の特徴は喇嘛洞墓地出土品と一致する。面部は幅狭で長く、頂部の椎髻と左耳は欠損する。前頭面には髪を結った表現がみられる。額はやや広く、そこに皺文をあらわす線文が施されている。眼は細長く、鼻は突出し、頬の中央はわずかに窪む。口は長方形形で、内部に格子文で歯をあらわす。口の上下には髭がある。耳はやや上向きに突出する。内側に環状の留め具があり、紐でくくることができる。長さ13.8cm、幅9.3cm（図三-1）。

2点目は東団山の調査⁽⁶⁾で発見された。形態は帽兒山のものと非常に近い。頂部は欠損し、裏面には眉と眼の間の位置に環状の留め具を有する。

3点目は旅順博物館の収蔵品⁽⁷⁾である。伝吉林高麗城出土とされる。全体的な形態は他の2点と類似し、頂部の椎髻は完存する。耳は長く隅丸で、耳たぶに円孔を有し、尖状突起は認められない。長さ18cm、幅11.45cm（図三-2）。

吉林省で発見されたこの3点の遺物は形態的に共通することから、研究者は夫余の遺物である可能性を推測する。

喇嘛洞出土品とこの3点は類似した特徴をみせる。いずれも椎髻の髪型で、多くは耳が尖り、口には髭が認められ、格子文で歯をあらわす。また、大きさも比較的近く、おおよそ人の顔の1/2前後の大きさである。

しかし、細部の特徴に着目すると、両地の出土品には一定の違いがある。吉林省出土の3点はみな標準的な人面の正面観であるが、喇嘛洞墓地のものはそれとはやや異なる。先に指摘したように、喇嘛洞墓地出土品は全体的には人面を正視した特徴に近いが、頭頂部の髪型が明確に表現されるのに対し、額の表現はなされない。その造形は正面観と俯瞰視を組み合わせたものにより近い。

喇嘛洞墓地出土品はいずれも椎髻と下顎部分に釘孔がみられるが、吉林省の3例には釘孔の痕跡がなく、器形も相対的に重厚である。また、帽兒山発見品は裏面にアーチ状の留め具がある。このことは、両者には使用方法に一定の違い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形態的特徴の変化をみると、吉林省出土品は人面の形態と完全に符合するが、喇嘛洞墓地出土

品にはその形態に変化が生じている。これを上述した人面飾金具の変遷にあてはめると、吉林省出土品の年代は喇嘛洞よりもやや先行する可能性がある。

田立坤は、喇嘛洞墓地の主体は慕容鮮卑に掠奪されて当地にいたった夫余人であると指摘する⁽⁸⁾。当墓地出土の人面飾金具も夫余の遺物中に糸口を求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つまり、喇嘛洞墓地出土の人面飾金具は夫余からの影響を受けた遺物の可能性がある。ただし、両者の形態および使用方法にみる差異から、両者の間に一定の時期差がある可能性は排除できず、あるいは、直接的な交流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た産物とも言いきれない。

3. 機能および使用方法

人面飾金具は、遼代に流行した仮面と形態的に類似する。両者ともに眼などの特徴を明瞭にとどめているが、大きさの上で明らかに異なる。人面飾金具の多くは長さ10cm前後で、なおかつ、墓葬中で複数が同時に発見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おそらく両者の形態的意味は大きく異なると考えられる。

喇嘛洞墓地M5において人面飾金具とともに発見された銅製仮面（図四）は、形態や製作方法、面部の特徴などから、遼代の墓葬から出土する銅製仮面に類似する。端部には等距離に釘孔が穿たれ、両者の機能や用途には一定の継承関係が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

墓葬中の出土位置からみると、人面飾金具は人面の造形を採用してはいるものの、使用の上で人面と関係はないため、それを後世に流行した仮面の前身とみなすことはできない。

これまでの分析から、喇嘛洞墓地出土の人面飾金具は仮面もしくは顔の装飾に使用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しかし、端部にのこる釘孔はその使用方法と関係す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また、一部の遺物の裏面にのこる織物の痕跡は、これが織物の上で使用されたこと、すなわち、織物の上に縫い付けて使用され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前項で、人面飾金具の表面装飾には時期的変化がみられ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が、各型式の共存関係をみると、異なる型式の人面飾金具が一定程度共存して出土しているのがわかる（表1）。すなわち、同一墓葬において、形態的にやや古相のものとやや新相のものが共伴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数量としては形態的特徴がやや古相を示す遺物が相対的に少ないという点は、使用過程で破損したために新しいものに交換されたという特徴に合致する。すなわち、同一墓葬のなかでの形態上の差異は、異なる時期に製作され、補填され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のことは、人面飾金具が副葬品として製作されたのではなく、生活のなかで使用されていた器物が墓主の死後に副葬品として用いられたことを推測させる。

出土した人面飾金具は90余点におよぶものの、いずれも東区の数基に集中し、なおかつ、規模の比較的大きな墓葬にしかみられない。このことは、人面飾金具が副葬された墓主は

やや特殊な身分や地位を有していた可能性を示しているといえよう。

人面飾金具の出土位置は墓葬によって異なるため、その機能の復元がむずかしい。使用方法を考える上で参考となるような類例は、同時期の遺跡から出土していないが、一方で、民族学的調査の成果が参照となる。

民族学研究により、シャーマニズム（薩満教）はかつて北方民族のなかで広く流行した原始宗教であり、現代のシャーマンは今なお衣服の上に各種の金属製品を縫い付けるといふ習俗を残す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る。シャーマンが使用する金属製品のなかから人面飾金具が発見され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が、その「神衣」の上に縫い付けられた銅鏡の位置と人面飾金具の出土位置は、身体にかなり近い位置にあることから、人面飾金具もこのように用いられたと推測することができる。「神衣」上の装飾品の配置はシャーマンの等級を少なからず反映するとされるが⁽⁹⁾、異なる墓葬より出土した人面飾金具の数量にも明らかな差異が認められ、この点でも両者は類似した特徴を備えているといえる。また、人面飾金具と共伴する銅ないし銅鍍金の鹿形装飾（図五）も類似した特徴をみせる。鹿形装飾は墓主の身体に近い地点から出土することが多く、他の副葬品とは離れて出土する（図六）。このような特殊な器物は、特殊な人々が所有し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喇嘛洞墓地においても、このような器物の出土から、墓主は当該グループ内の「神職」であったとみられる。

「薩満【現代中国語の発音でsa-man】」の語源はツングース語系にあり、「さまざまな物事をよく知っている」、「精通する」という意味をもつことから、研究者はシャーマンを氏族のなかの智者と位置づける。文献において、シャーマンに関する明確な記載は南宋の徐夢莘による『三朝北盟会編』にみ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こでは「珊蛮【現代中国語の発音でshan-man】」について、「珊蛮者、女真語巫也、以其通變如神」とある⁽¹⁰⁾。喇嘛洞墓地とは時期が異なるが、『新唐書』では北方少数民族中の「甘」と称される巫者に言及しており、「祠神惟主水草、祭无時、呼巫為甘」とある⁽¹¹⁾。猛慧英の研究によれば、この「甘（Qam）」は突厥語における「薩満」、すなわち巫者であるという⁽¹²⁾。喇嘛洞墓地と同時期の文献中にこのような特殊な人々に関する記載は見いだせていないものの、それよりも新しい時期の文献に記される「珊蛮」と後の「薩満」は同義であるとみるべきで、現代のシャーマンは原始的な特徴をある程度とどめ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喇嘛洞墓地から出土した人面飾金具や鹿形装飾などの遺物と、後世のシャーマンの装飾品は類似しており、その機能もまた比較的近いものとみられる。したがって、喇嘛洞墓地のなかで人面飾金具が副葬された墓主は、おそらく同グループ内におけるシャーマンのような神職であったと推測される。

4. 小結

本稿では、人面飾金具の型式学的分析と、その出土状況および近隣地域の類例との比較をおこない、基礎的な検討として以下の点を指摘した。

- ① 人面飾金具は単に副葬明器とはいえない。その形態は比較的簡素であるが、実生活において実用的な機能を有していた。所有者がしばしば使用した器物で、破損時には随時補われる必要のあるものであった。
- ② 人面飾金具の機能と後世に流行した仮面のそれは同一ではない。
- ③ 喇嘛洞墓地から出土した人面飾金具の形態は、おそらく東部地区の夫余文化からの影響を受けている。このことは、喇嘛洞墓地の人員組成を探究するうえでの糸口にもなる。
- ④ 人面飾金具を副葬品に採用した墓主はある種の特殊な身分や地位にあった人物たちであり、おそらくシャーマンのような「神職」であった。

人面飾金具は出土資料が限られており、筆者は関連する問題に対して基礎的な検討をおこなったに過ぎない。検討不足な点についてはご叱正を賜りたい。

付 記 本稿は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と奈良文化財研究所が共同で進める「遼西地域の東晋十六国都城文化の研究」のために忽卒に作成したものである。文章の構想や記述の過程で、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の李新全、万雄飛両研究員よりご指導とお力添えを賜った。また、同僚の万欣、王宇両研究員には喇嘛洞出土人面飾金具の実測図と写真をご提供いただいた。ここに記して感謝申し上げる。

註

- (1)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燕文物精粹』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年。
- (2) 同註(1)。
- (3) 田立坤「朝陽発現の三燕文化遺物及相關問題」『文物』1994年第11期。
- (4) 黒崎直「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人面飾金具」考」『東北亞考古論叢』科学出版社、2006年。
- (5) 李文信「吉林龍潭山遺跡報告」『李文信考古文集(増訂本)』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年。
- (6) 馬德謙「談談吉林龍潭山、東团山一体的漢代遺物」『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 (7) 劉立麗「旅順博物館藏遼代面罩的分類與研究」『遼寧師範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 (8) 同註(3)。
- (9) 呂大吉『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228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 (10)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11) 『新唐書』回鶻伝、黠戛斯条。
- (12) 猛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薩滿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